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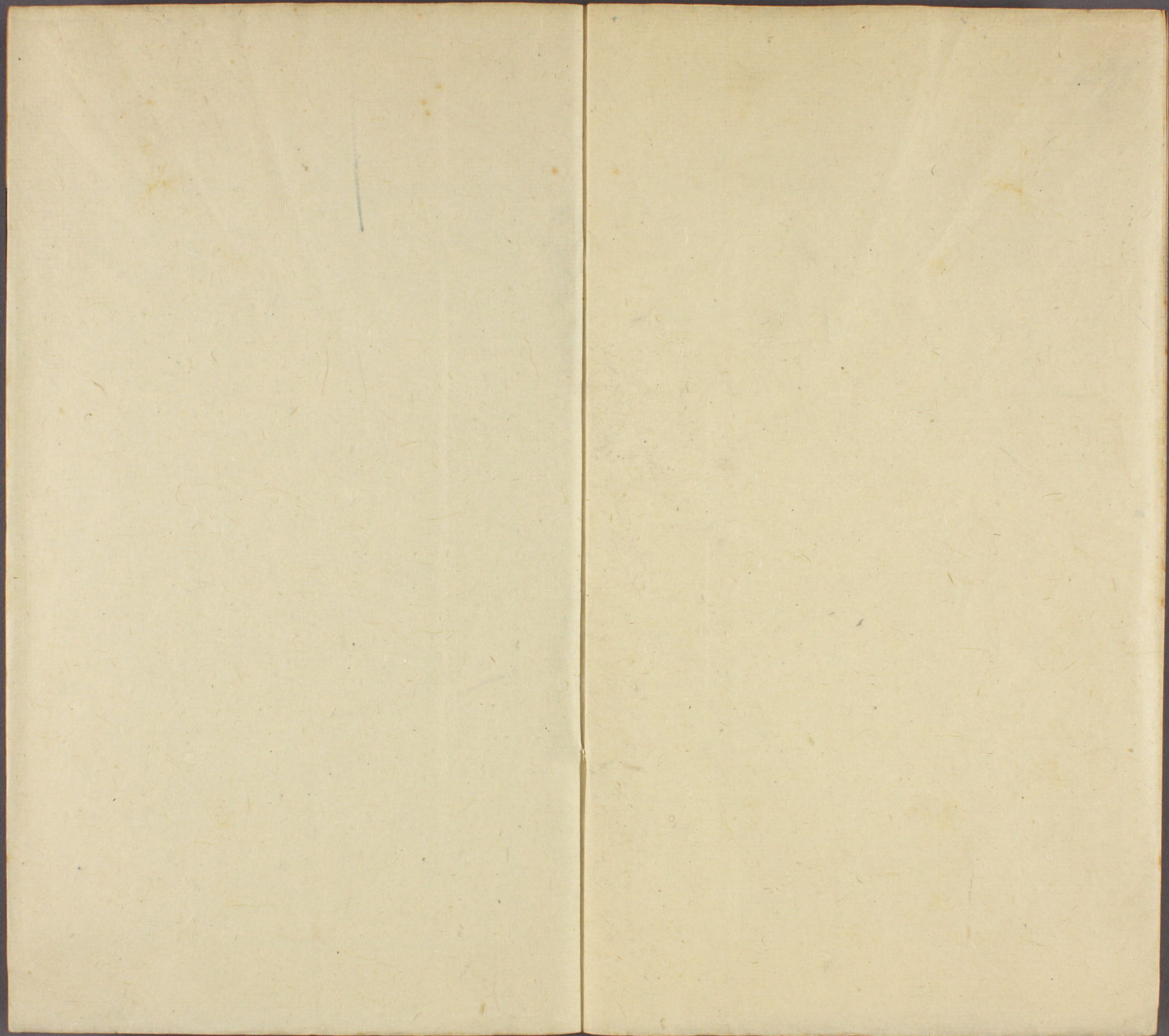
春秋恒解
共六册
卷貳

春秋
卷貳

5712
1478
2



明仁12
番 1478
卷 2







春秋恆解卷二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莊公

名同桓公之子諡法勝敵克壯曰莊

莊王四年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公羊曰君弑子不言即位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皆是也然公即位禮夫子亦不書葬不書即位諱國惡而其事亦明且不予人子以忘親也自安

三月夫人孫于齊

春秋恆解卷二 莊公

內諱奔言孫言若自孫讓而去耳文姜淫賊致夫死與弑無異自慚而如齊實便其苟合也書夫人孫于齊不書姜氏若不知為何氏者不特絕之且以見母夫人也而聽其如齊刺莊公之意亦深矣

夏單伯逆王姬

單音善後同逆左作送

單伯王朝卿士天子嫁娶子女使同姓諸侯主婚不親昏君臣之分懸殊也必使人主婚重倫本也伯與姬不書名尊王以及之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魯在喪不可行吉事而王命不可辭故築館于外然天子非禮而使魯當以禮辭乃忘讎悖禮隱忍遷就築館于外以為得禮也不知其本已失他無足觀築館之或在內或在外均不必論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高氏閔曰莊公與桓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愚案然則陳侯當更名而不然慢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是時王使魯主王姬之昏故追錫桓公以寵異之然桓公篡弑王不能討而又錫命之則非天理矣故王不稱天以示貶莊公不能以父死之故告天子請討而藉錫命以蓋其醜王亦若罔聞知君臣交失矣錫命諸說不同大抵如今之哀策而有命物與俱也

王姬歸于齊

胡氏安國曰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所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齊師遷紀鄆

鄆音蒲丁反鄆子斯反鄆音吾邢杜注在東莞臨朐縣東南今屬山東青州府鄆杜注

都昌縣西有訾城都昌今山東青州府昌邑縣也有訾亭社在縣西十里郟杜注在朱虛縣東南今山東濟南府安北縣西南六十里有郟城

郟郟部紀皆小國齊人以師脅而遷之書以惡之也

附解甚矣禮教之衰人心遂不可問也嫁女必擇婿而王以女歸齊襄父讎可痛心而魯反為齊婚主若居喪而行吉禮猶其失禮之小者也夫子詳書之以戒後來周魯齊君臣父子之間悖禮傷教若此人可不以為鑒乎齊遷紀郟四國蓋已滅其國矣而別遷之他地若未嘗滅之者然夫子亦止書遷不書遷於何處蓋其擅遷天子封國罪已見

焉不必更詳書也郟郟部皆略惟詳紀事蓋紀子賢也

莊王五年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杜氏預曰魯往會之故書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止

于餘止杜注國名釋例注闕

于餘止杜氏預曰國名吳氏澂曰于發語詞猶曰于越公子慶父莊公庶兄也本長故稱孟不同于正嫡故稱仲書公子者明慶父亦桓公之子有復讎之責者也莊公年少而慶父專兵權不知復讎帥師伐無罪之小國故書公子以罪之至莊公委任強臣以召後禍義居次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胡氏安國曰內女嫁諸侯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爲之服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按胡說非也內女亦不盡書卒有故則書王不應昏齊而女以女書卒爲王姬幸凡不擇賢而嫁女者當鑒也聖人無事不爲人心風俗計非但尊王而已若魯爲之服尤非禮檀弓記其事非以爲法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諸若反公羊作郚禚杜注齊地

前孫于齊去姜氏已絕之矣茲何以復書夫人姜氏病莊公也姜氏爲魯夫人夫死無私歸母家之禮而就齊地以會齊侯其宣淫之迹昭然矣莊公不能防閑其母罪曷遠乎至齊侯之鳥獸行又不足責矣

乙酉宋公馮卒馮皮冰反

高氏閻曰觀宋莊伐求敗類則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附解夫子刪詩存南山猗嗟數篇刺齊襄文姜莊公已備而

春秋尤詳齊襄姜氏之惡不待言所以責莊公者尤甚蓋婦人之義夫死從子非謂母從子教令也婦人無外事必使子主之母而賢子必聽命焉不賢則子可以幾諫防閑夫父有不道子且無曲從之義矣而况母乎蓋事親之道不外於象賢幹蠱二義親或不賢必委曲論親於道蓋致其親於聖賢乃爲孝也况母本無外事父沒母存安可任其恣情越禮莊公昧昧致其母恣行無忌千載下猶爲含羞而其子安之夫子屢書不一書豈得已哉爲天下父母告使之自脩而無貽臭於萬年爲人子告使知諭親於道

而毋負大不孝之罪世俗知忤逆之非或不知陷親不義之罪所以殷殷垂教耳

莊王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傳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愚按衛朔在齊齊欲納之魯往會伐衛忘讎而助惡故書以惡之蓋不與其納朔也貶溺則刺公可知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傳緩也桓王崩七年而後葬據左傳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則

因亂故也雖曰國有故而莊王何以爲子諂侯何以爲臣哉故書以志其慢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鄆戶圭反鄆蓋齊之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有安平城

又有鄆亭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齊已遷紀繼又將并其所遷之地而沒之故紀侯使紀季以鄆入于齊請後五廟以存宗祀力不能自存而又不甘事讎命季屈爲附庸以存宗祀權而得者也言入難之也齊欲盡紀而得之存鄆亦難矣不書紀侯使蓋季之策而紀侯從之賢

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郎滑杜注鄭地在陳畱襄邑縣北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滑亭

左傳將會鄭伯謀救紀也鄭伯辭以難不書救紀譏也譏其不能抗齊救紀胡氏安國曰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是也高氏問曰但書次若無故而自出者焉

附解春秋事實全憑三傳而三傳記事多缺略以致後儒議論百出以此歎知聖者希傳聖人之書亦不易也如葬桓王左氏曰緩也而不敘周公黑肩事於此句之下猶幸桓十八年有之所以緩葬之故得明乃前人紛紛爲之異說可怪也紀季以鄫入於齊公羊引魯子之言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其事已明而讀者不知其實穀梁曰入者以鄫事齊是也而又曰鄫紀之邑入者內弗受以他處書入解此入字既誤以鄫爲紀邑尤非左氏曰紀於是乎始判則竟以爲紀尙未亡特令季以鄫入於齊於是乎有謂紀

季此舉不由君使特其志存宗祀夫子恕而存之者何其不味經文不知當時之事乎周室之衰由强大侵併弱小而鄭齊實爲之魁春秋託始於隱公以恃强挾詐之事其事皆在此時也鄭莊分許使許叔居東偏齊襄遷紀而居之別地其事正同而齊尤狡猾春秋已明書之而後人無能知之遂令夫子之意不彰不得不辨之也齊久欲滅紀因紀侯賢而魯爲紀姻國心猶憚魯故求睦於魯而魯君無能其心亦欲救紀畏齊不敢齊遂遷紀於其國且並邾鄫同遷之若未嘗滅紀特憐其弱而遷之善地者然實

則紀已不得有其舊封矣遷之近齊操縱之奴辱之惟已所爲紀無如之何故前年冬遷今年卽以鄆入齊纔一年有餘耳因齊常陵逼紀不能堪故不得已而爲此計冀齊或憫念之不言求全宗祀而曰以存姑姊妹遜詞乞憐亦可哀矣無如齊至無厭必欲盡有其地故次年紀侯卽大去其國其以地與齊可知紀已滅矣何以書大去則以紀季以鄆入齊齊侯許之雖國已與齊而有鄆以全身家故也於紀季以鄆入齊不書紀侯使之下文書紀侯大去其國合觀之自明也其兄弟同心善全宗祀之賢亦見也

鄆本齊地齊遷紀於其國而以己地與之蓋非止一鄆其故都則齊已攘之因鄆爲紀侯所有故書之若其本有者王室不綱弱小無以自存夫子傷之春秋不勝書也於隱桓莊三公間記紀事特詳以見其義而三傳反不分明致後儒滋惑聖人之意何以彰哉兒子松文曰左氏云紀於是乎始判似齊分紀爲二故經書紀季入齊紀侯大去爲兩事曰此左氏之妄也若齊分紀爲二如鄭莊滅許使許叔居許東偏則夫子不書遷紀矣且如左氏之說判紀爲二居紀者紀侯乎紀季乎如紀侯仍居紀而季居鄆則以

鄗入齊為不合如季居紀而紀侯居齊地則紀侯大去亦
不順故當以經定傳而不當屈經從傳也

莊七年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止

享公穀作饗

胡氏安國曰享者兩君相見之禮于廟中所以訓恭儉也
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
侯甚矣高氏閔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
坐况用兩君相見之禮乎愚按姜氏與齊侯為禽獸之行
醜然不諱莊公亦若不聞者直書其事三人之罪無所逃矣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
故卒之愚謂不特此也魯與紀為婚姻之國有救恤之誼

且齊不共天之讎也救紀而抗齊恤患復讎之義兼得焉
當時魯力足以抗齊而隱忍不發春秋惡之故特書伯姬
之卒以病魯亦或以姬之賢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許氏翰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
以上下文觀之其說是也齊合陳鄭謀紀托於不期而遇
也譎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大去其國違齊難也穀梁
傳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
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范氏甯曰不曰滅
而曰大去其國蓋抑無道之強以優有道之弱若進止在
己非齊所得滅也張氏洽曰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
至莊元年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紀侯圖存不

獲因強暴陵迫委宗廟于其弟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
日出奔所以責強暴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公羊謂
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賢之大謬詳附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齊既滅紀因伯姬魯女故葬之以媿魯然則齊猶有畏魯
之心也魯忘讎怯懦既不能救紀又不能收葬伯姬故書
以病之稱齊侯目其人非子之也若曰以詐力滅紀而又飾厚文以欺人皆齊侯所為耳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禚齊地齊襄讎也公不特不能復父讎而曲意于齊遠至
齊地與之狩其無良甚矣書及書人卑齊侯以罪公先儒
言之甚詳皆是也

附解齊以計滅紀賴紀侯善全宗祀先求以鄗存姑姊妹太
王之避狄也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天子封國本當
世守而齊非外寇亦天子之臣也天子不能正其罪而聽
其侵奪則失國非紀侯之罪矣紀既曲全宗祀不與齊爭
土地亦為善全之道故不書奔不書滅不書名而曰大去
計自隱公至今凡六十一年凡書紀事二十餘事詳玩經
文夫子賢紀君臣之意可見乃前人罪紀侯不能死社稷
謂夫子與其不爭而去故不書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故書
叔姬歸鄗而不錄紀侯之卒是不知叔姬為季之妻亦不

知紀季以鬱存紀紀侯仍有所歸及不書去名之故也且國君死社稷其義亦非諸儒所云國君爲天子守土不幸而有外寇則當以死捍禦之蓋重君故重其職守也今齊侯與王室聯姻紀亦王之姻親魯爲宗國非若外寇比紀侯求庇於魯求代請於王與齊平魯辭以不能齊不畏天子亦不念婚姻而吞併天子封國不顯然攻伐而以計遷紀繼乃凌困之使自去國其狡詐無君已甚紀本爲天子守土而齊亦王守土之臣均之爲天子臣齊吞併而天子不能禁則失國非其罪矣以土地與齊猶是天子之臣非

委國於外寇可比孟子告滕文以遷守二端使其自擇蓋滕猶有可遷之地紀則無可遷之地齊襄旣必滅之又安能不禍之紀侯先使其弟以鬱入齊求存宗祀齊幸許之旣而盡以其地與齊亦權宜之一道夫子不書滅不書名而書大去其國罪齊無道慨天子不君憫紀侯無辜焉耳去於何歸歸紀季也旣已失國安得書名書叔姬歸鄫而不書紀侯歸鄫者諸侯失國雖由弱小不能抗齊然亦自少修德行仁所致故不以其有所歸爲美而書之書叔姬則以姬之賢且美季之能全宗祀也聖人斟酌去取固非

春秋左傳卷二
偶然安可影響求之公羊傳謂齊襄九世祖為紀先人所
譖見誅今襄公復讎孔子善之大謬凡言復讎者皆本無
罪而被讒害君相有司不能究正子孫冤忿難安而報之
也然讎不過三代安有遙遙九世以復讎為名目無君上
擅滅人國之理齊先哀公因何而為紀所譖其事無徵譖
者紀而殺之者王有罪無罪不可知而第曰復讎已乎鯀
殛而禹興禹不以為讎舜亦不以罪人子視禹也誤信公
羊致私恩微嫌以復讎為詞干犯王章橫暴殺傷如聶政
之流其禍世何極故辨之

莊八年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眾也齊未嘗與師侵伐蓋去冬狩禘盛兵以出懼魯
莊久畱不返以待交姜至此而姜至矣故冬狩至今夏陳
師以出若將侵伐者然實以迎交姜耳夫子書如師不書
月日著其醜然無恥久與齊襄私合以戒為惡之人日肆
一日既戕其身又
為千載唾罵也

秋鄭黎來朝

鄭公作倪黎左作犁鄭杜注附庸國也東海
昌慮縣東北有鄭城今昌慮城在兗州府滕

縣東南六十里鄭
城在縣東六里
鄭國名黎來名也左傳未王命不稱爵附庸於魯故來朝
書之以見小國朝公公不朝王而且逆王命與下二事連

書以彰其失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孫氏復曰不言納朔者不與諸侯伐衛納朔也朔行惡甚國人逐之奔齊天子不使反衛明年王人子突救衛是也公與諸侯不顧王命伐衛納朔故貶諸侯曰人人諸侯則公之惡從可見矣王氏葆曰不言公則若內之微者亦不足

附解孔氏據世本云邾先世邾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封於邾為小邾今始見經然前已屢書邾矣公羊皆云邾婁則非始見經然經既前書邾此何以忽稱邾左氏言書名之義是也而以爲小邾則非也蓋邾當別爲一國始見經故書

之以見周公封魯之舊且見公不脩前人之業抗違王命之罪耳

莊九年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正月公穀作三月

子突王臣先儒謂諸侯之卿再命三命皆書名一命乃稱人非也臨之以王必書名書人尊王則王臣雖卑亦曰王人雖尊亦曰子突書王救衛則王不與朔可見王惡朔而直黔牟諸侯乃抗違立朔罪曷勝誅公同惡同罪夫子深惡之可知矣毛氏曰書救雖是嘉予但以王官出討而但云救已可痛矣况不能救哉傷王室之卑弱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

命也其言入何篡詞也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以王命絕之皆是也左氏以二公子立黔牟為不度大非愚按斥名罪之而又書侯著其自立為侯抗逆王命非予之也

秋公至自伐衛

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不致則無以見公之惡事之成也愚按書至雖常辭而公之助衛拒王命已見且著其肆無忌憚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左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朔奔齊齊侯合諸侯以納之朔入而以寶賂齊文姜內愧而欲媚魯請齊以寶分魯書齊來歸衛俘則齊本貪賂而後助逆抗王魯忘父讎而黨齊為惡其罪愈著矣

莊王十年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傳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防魯地上年書文姜數與齊侯會今書齊侯至魯與會二人之獸行不勝誅魯莊無恥聽齊侯來會罪曷極耶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辛卯夜穀夜作昔見音現隕于閔反

公作賈

恆星三垣及四七之星皆至夜即見不見無有也至夜中而眾星又隕如雨之多大異也故詳記之朱子曰常星不見陰不陰陽不陽君不君臣不臣之象汪氏克寬曰經星不見天地常經泯滅之象眾星奔流諸侯放恣互相凌駕之象皆有理也

秋大水無麥苗

苗黍稷之苗也周之秋初夏之五月麥熟於夏四月麥收而種黍稷等麥至五月而始畢收黍稷等苗方種大水無麥苗蓋四月即水至五月而益大故

夫子總書以見傷民食也左氏謬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杜注齊地濟北穀城縣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治故穀城是也

胡氏安國曰防魯地穀齊地也初會于濼次享于祝北又

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

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愚按經于其事大書不一書罪齊

襄姜氏莊公者甚而男罪尤先諸兒見弑莊子見殺慶父

亦殺逆為惡之禍豈非天理乎

附解天地人神一氣以其本一理也先儒於禍福之說不言恐人為善而預求福為惡而止畏禍亦維世之心也然蓋

思天地鬼神豈有心禍福人哉止此理耳循理久而天地鬼神通焉為其本原合也徇欲久而天地鬼神棄焉為其理亡則氣亦散也大易以吉凶悔吝教人使人知吉凶生於善惡必當為善而去惡洪範五福六極亦明明詳列其端則聖人豈禁人言禍福乎夫子言大德必得祿位名壽大人則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吉凶蓋天人同此理即同此氣善與善相感而善氣應之福不期而至矣惡與惡相感而惡氣應之禍不期而集矣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亦何心而宜民人受祿佑以令德信之則禍福非外

理而求正欲人循理而不自外於天耳自儒者諱言禍福而後學從之謂爲善未必有福爲惡未必有禍善者以怠惡者以肆而人之喪其天良甘爲不義者不少其禍世豈淺鮮哉齊襄文姜之事人所羞言而夫子屢書之非得已也傳其事使人愧之惡之感發天良而戒之齊襄罪爲尤重殺身亡家文姜不安于魯受詈千載豈不由一念之惡歟恆星不見星隕如雨公穀迂曲左傳云夜明亦非也日入而夜昏豈有星而昏無星而遂明哉且恆星者三垣及二十八宿也紫微垣帝居太微垣明堂天市垣人民物產

貴賤二十八宿爲日月五星之散采兼人事人物於其中皆可云恆星二十八宿羣星雖有時不見者而其主星則常存恆星不見是朝野內外民物無一得宜之象星隕如雨是羣黎百姓皆不安全之象變異無大於此者矣故詳記之夫人爲三才之主人道無非天道盡道而後人心卽天心天子尤人神之主也君失其綱而五事不修五行失序五氣失調浸淫至於大亂彝倫攸斁人不得爲人天亦不安其天象如此故春秋至狂秦刀兵之禍歷數百年而不止豈偶然哉金木水火土五星雖亦恆星而其實則陰

陽之用不與他星例視大水無麥苗夫子合兩事而書之也麥四月而秋五月畢穫黍稷稻梁菽之苗五月而種周之初秋夏之五月四月即有水災至五月而益大故麥與苗俱無耳而左氏以為不害嘉穀豈非貿貿凡灾異之事原不可概以為異堯水湯旱自古有之然聖人不以為氣數之常而以為己身之咎必返躬自責常人無聖人之德視災警為尋常惡日積而禍亦旋至夫子所以必謹書之使知畏災變以修身也若不務崇德修慝惟以消災免禍為計勢必舍本求末如京房之流好言灾異反至殺身不

可不戒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氏預曰期共伐邾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愚按本公將而書師不書公譏其無名而動眾也邾與魯為同姓莊公為齊所使無故與師暴露久俟故書師書次以譏之

甲午治兵

治公羊作祠

張氏洽曰久次于外而所俟者不至眾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訓齊其眾愚按治兵有其時有其地今治兵于所次之地則不義與師眾心離叛可見故不言公諱之實譏之也其不言地者上已言次于郎矣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邾公作成降戶江反

左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
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按莊公親仇讎而伐同姓郕獨降于齊師蓋輕魯也為讎
所役不義而適足召恥故書及書郕降齊以譏之意實畏
齊而託為修德之言其足以欺人乎

秋師還

公從父讎伐同姓復不為郕所服積久始還書師還譏久役且著其無義徒召辱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
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
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曰捷吾
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

嘍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
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
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
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
弒之而立無知襄公積惡自斃天之道也然固無知之君
故斥其弒逆之罪不言連稱管至父罪歸主者不書徒人
費等之死難汪氏克寬曰近暱嬖幸之臣從君子昏而任
其禍未可以死節許之也不書公孫義見州吁弒君註

附解人子以成親之美為大孝父母而賢則象賢武周是也
不賢則幹蠱舜禹是也阿意曲從陷親於惡則為大不孝
莊公於母不能以禮義事之至誠感之以致稔惡不悛已
不可為人矣况父死於母實死於齊母不可讎齊亦不可
讎乎而隱忍無恥且與齊婚凡事曲從夫子前已隱刺之

春秋左傳卷二
矣本年書同齊伐邾事詳悉書之而公之罪乃大著書次
郎俟陳蔡見公約二國從齊書及齊圍邾見公曲意徇齊
書邾降齊則邾竝不以魯為意而公之無志無恥益見經
文明書次郎秋始師還左氏乃云治兵於廟為禮又以不
伐齊師為善何疎莽若是耶至齊襄獸行固宜天誅而不
恕無知之罪者君父天也天不可讎無知既為臣豈可犯
逆愚嘗言湯武非夏商北面為臣所以夫子謂其應天順
人正此義也彭生為豕晉景膏盲皆為上肆惡天命誅之
豈以其尊而恕之乎天止此理人得之以為人蔑天理而

不罰之則非天道世儒諱言禍福竝天賞善罰惡之意皆
虛然義文周孔且專以吉凶悔吝教人矣愚前已宣其義
茲不贅

年
燕十二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雍廩以
私憾而殺無知非義討也然亂賊人人得而誅之故不稱
雍廩而從乎眾人之辭以齊人所當討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莒其器反公穀作暨莒杜注魯地琅瑯
繒縣北有莒亭今在山東兗州府嶧縣
東八十里
故鄆城

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大夫不敢敵諸侯禮也今齊無君大夫來與公盟謀納糾大夫無嫌公忘親無恥而與齊事屈己與大夫盟則非也故書公及以病之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傳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以叔向之言徵之子糾小白皆僖公庶子也齊無主則二人皆可立小白子糾庶兄亦無必立之禮糾書子明糾為齊公子蒙上伐齊之齊故不復言齊書齊小白明小白亦宜有齊二人之直均也書納子糾小白入齊則其爭國著矣納不受而強入之也子糾小白皆可齊但齊既有君則子糾可以不必納之公必納之為糾謀而實非愛人以德之道卒致糾反受禍則公之咎也故書法如此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氏預曰九月乃葬亂故張氏洽曰無知已誅可以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支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今樂安故城地時水在樂安縣界左傳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案及戰者公也不書公敗也不諱敗績甚公之及戰也當納糾而納之既已無功亦可已矣又忿而及齊戰至于敗績非義召辱徒促子糾之死公之膏亂如此有欲諱之而不能者矣公羊以莊公為復讎本為納糾何云復讎生不讎而且曲以事之死又欲定其亂可以為復讎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俟使相可也按公納糾而不果又不能庇懼齊而殺之故書取以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莊公

十九

病魯小白爭奪而戕骨肉故斥書人以惡之家氏鉉翁曰
以路人絕之絕之于天倫所以大誅斥之也管召生死不
書以二人非奉君命輔導私相追從無一定
主臣之義可以死可以無死不足深論也

冬浚洙

洙音殊

張氏洽曰洙水在魯魯雖緦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
深之以備齊胡氏安國曰書以見勞民于守國之末務而
不知本為後戒也

附解小白子糾誰弟誰兄先儒紛紛異論當以叔向為斷叔
向春秋人且晉大夫之良其言當不誤惟二人皆僖公庶
子無知弑襄公二人所以畏禍俱出齊無君則二人皆可
立故夫子於糾書子明其為齊公子也小白書齊亦齊公

子是二人之直均也但小白已入齊為君則子糾亦何必
定與之爭書納見其不必入而強納之也常人重視富貴
聖人不然故不以公納子糾為是君子愛人以德子糾不
爭立小白未必殺之公為糾謀反致子糾於死於此可知
息爭仁讓非特義當然亦全身遠害之道也召忽管仲非
奉君命輔世子私相從服故可以死可以無死小白殺子
糾大不仁春秋書齊人書取殺之罪小白罪魯皆明管仲
可以不死而能輔桓匡周故取其功不然使仲宜死而不
死雖有大功聖人豈舍大節而錄微長哉愚於論語恆解

附解已詳此略言之學者當參觀而後曉然耳乾時之役
後人信公羊謂莊公雖敗猶榮以其能復讎非也愚正解
已明凡儒者論事引經據傳以證之本屬正義但傳註詰
經往往不得其解誤引之反貽害國家與人心風俗不可
不慎

莊三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長勺杜注魯地路氏曰成王以商民六族錫魯公有長勺氏尾

勺氏此其所居也

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

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按齊伐我而與戰應敵之兵宜無罪矣曷為不書齊伐而書公敗齊師蓋公父讎不報而反納糾以樹恩糾即當立亦宜告天子俾立之非魯可專政况大讎未復而以私徇人其為齊伐實自取矣然齊既取子糾殺之又忿魯伐之亦大非義故書公敗之以見齊為無道自取敗辱未嘗予公亦未嘗恕齊也

二月公侵宋

齊常偕宋侵魯故公勝齊即侵之然不自脩而徒報怨非也故蒙上敗齊書侵宋以見其逞忿之失

春秋左傳卷二 莊公

三

三月宋人遷宿

宿風姓太皞之後宋恃強遷之屬于己為附庸故書人以罪之未滅其宗社故不曰滅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北

乘繩證反乘北杜注魯地西漢

泰山郡有乘北縣括地志乘北在瑕北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西有古瑕北城

左傳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

犯之公從之宋師于乘北齊師乃還按齊宋窺魯而次郎報怨之師非也公不修德而逞忿雖敗宋亦非也故

書次斥言公

以交譏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莘所巾反舞穀作武莘杜注蔡地在今河

南汝甯府汝陽縣境

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

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

蔡侯獻舞歸按息侯導楚伐己偽求救致蔡而使楚伐之

息罪甚矣何以不書息而罪蔡且書其名耶蓋左氏云弗

賓必有戲褻之事故息侯乃大怒而讎之而夫子亦罪蔡

侯也書荆不書爵狄之深惡之荆楚本二木名因以為國號從其始封則曰楚斥諸蠻夷則曰荆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杜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東南

七十里

有譚城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

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書師

滅也書奔以賤之見其無禮自取之罪

附解按周家立國畫井封疆僅中原之地今北五省其餘半

屬羈縻楚地自荆湘以下該今兩湖兩廣江浙等處至爲
寥闊而以外裔視之封鬻熊爲楚子控制之其立國亦不
過荆湘間蓋聖人第求天下乂安未嘗欲盡臣妾之鬻熊
爲文王師固聖人也地廣民衆封之於此使漸摩教化之
因所治者南夷故爵僅於子史記云夷王微弱熊渠甚得
江漢間民自立爲王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去王號夫能
得民心則賢矣而又自立爲王是其所以得民心者豈足
錄哉史遷無識故其語不可信十一世至熊通請王求爲
王不許竟自稱王是爲武王子文王益強侵陵江漢間此

敗蔡者卽文王也前人謂國始號荆後改爲楚然商頌已
言維女荆楚則荆楚通稱其來已久鬻熊封爲楚子則楚
乃其正號此年始見於經夫子書荆固以其僭王猶夏夷
視之也左傳云蔡侯享息媯弗賓而史記云不敬史記尤
明蓋弗賓不過禮疏耳不敬則該許多褻慢在內享婦人
不敬其事豈可言盡哉故夫子不罪息侯而專書獲蔡侯
且斥名以惡之不但以其失國當書名也夫禮以防淫淫
人必先廢禮坊記載子言有大享君夫人之禮儒者或疑
之愚按周初封君八百同姓至於五十其他半屬姻婭故

曰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至春秋猶沿伯叔甥舅之稱則大享夫人必其親戚也聖人明倫男女曰有別而夫婦亦曰有別則男女斷無輕相見之理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周衰之事子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非以享夫人爲禮也交爵者古凡祭必夫婦親之君獻爵卿大夫贊幣而從夫人獻爵命婦從男女交錯獻爵之謂非親相授受也男從男女從女卽大饗有君夫人之禮必主君夫人饗之非主君親與酬酢傳世久遠主君遂親饗之所以有

陽侯殺繆侯而奪其妻事陽侯繆侯無考今息蔡之事頗與相同息侯因蔡侯弗賓其妻卽導楚滅蔡罪莫大焉夫子何以不書而專書蔡侯則蔡侯不敬息媯其狀必有令人不堪者故息侯乃大怒至欲滅其國而後甘心此事理可揣而知者不然則夫子書法之意亦無以明蔡侯以無禮滅國譚子以無禮出奔於此見禮不可以斯須去身而聖人垂戒之意亦彰矣

莊十四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鄆子斯反鄆杜注魯地當在今兗州府境與元年在都昌縣西

者乃

二地

左傳宋為乘北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

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傷

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愚按

不書宋侵惟書公敗宋師甚公也為國以禮而以兵勝人

為強

秋宋大水

左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棗盛若之何不

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

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

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

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杜氏預曰公使弔故書呂氏祖謙曰春秋災異多矣聖人

不能盡書取其一二甚者以為戒張氏洽曰比歲交兵怨
不廢禮蓋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張氏溥曰兵敗于外
水災于內宋

烏得而不亂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齊侯來逆共姬愚按魯主婚故書之其稱王姬歸與

列國之女同者胡氏安國謂夫先婦從天理也雖王姬之

貴其當婦道與士庶人之女同春

秋之書所以為述天理訓後世也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叔姬紀季妻也紀季以鄆入齊未攜家室蓋未知齊果見

容否也故叔姬歸于魯紀侯去國而伯姬卒于齊紀季已

安于鄆故叔姬今始歸鄆書以終紀之事

見弱小受侮之可憫其亦以姬賢故歟

莊十五年

春秋左傳卷二 莊公

三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作接

按左傳宋萬被獲于魯宋請之得歸因宋公以囚戲之萬遂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宋萬不稱氏賈氏以為未賜族是也其稱南宮萬蓋人以其居南宮而呼之非君所賜孔氏穎達誤也萬弒君而仇牧衛君及難故書及以予其節華督亦死難而不書者督弒君當討幸生至今安得以死節子之毛氏乃謂弒逆之人亦許遷善豈非大謬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

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宋萬奔陳宋人以賂請于陳陳歸之而宋人醢之則宋討賊矣而不書殺萬者宋臣不能殺賊以賂而後得之故止書萬出奔以譏其失賊

附解三代以下史書肇自司馬為之紀傳論贊班史更廣其

例而作史者遂以為例古史無是也但記其事與言行而非得失待人考之故夫子以見闕文為幸春秋一書孔門弟子撰述無傳惟憑三傳而三傳記事互異議論多乖若不詳究明白聖人之志何以曉然如宋萬弒君左氏言萬被魯獲而歸宋公靳之萬病之遂弒宋公是也而不敘仇牧之何以死則夫子書及牧之義不明公羊曰仇牧閑

也牧所以死之故明而又曰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
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若夫子書及仇牧特以卑及之
於義大非州吁無知皆公子也書曰衛州吁齊無知與宋
萬正同曷得謂以國爲氏爲卑者之詞乎宋萬亦大夫止
書宋萬亦猶州吁無知耳公羊云仇牧手劍叱萬萬臂掇
仇牧碎其首則仇牧死事之實明而謂魯莊公獲萬歸舍
諸宮中萬多力且虜也魯君何遽舍諸宮中又云萬與宋
公博婦人皆在側萬美魯侯之淑公如其言顧曰此虜也
萬怒搏公絕其脰是宋公亦置萬宮中與博令羣婦人觀

之其爲褻慢已甚殊不可信矣大抵公戲萬萬怒而批公
因力大遂弑公固其實事夫子告定公曰使臣以禮告康
子曰臨之以莊九經修身之義曰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公
之被弑正由昧於此義仇牧捍君而死故書及以予之何
容曲說耶至宋萬出奔陳陳得宋賂而後歸之與石碣以
計討賊陳爲衛討州吁不同夫子不書殺萬亦不書得諸
於陳既不與陳以討賊竝不以討賊予宋臣義固彰彰也
至不討賊不書葬亦後人之言非聖人原有此說列國之
事告則書不告則不書殺宋萬葬宋公或不告魯故史不

書耳何乃紛紛爲之異論愚以紀叔姬爲紀季妻兒子椅
文請曰旣爲紀季妻夫子似不應書之愚曰紀季以鄆入
於齊求存宗祀雖紀侯從之其謀蓋自季發之故夫子不
書紀侯使季而獨書紀季以鄆入於齊紀季以鄆入齊不
攜家室故叔姬歸魯至紀事定而叔姬始歸鄆記其夫婦
蓋所以表其賢也若叔姬爲媵則媵亦不必書且伯姬隨
紀侯去國入齊而卒夫子書齊人葬伯姬則紀侯去國偕
家室入齊可知伯姬卒而紀侯或竟畱齊或亦歸鄆皆無
可考若叔姬則於歸紀也書之於其歸鄆與卒也又書之

非有取於季與叔姬何以如是春秋弱小爲强大侵并者
多矣夫子詳記紀事以其處變兩有善全之道亦衰世之
意不得已之心安得影響而測之耶此事三傳不詳其實
而經則屢書之以經求經其義自明非予好反前人也

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作齊人北杏
杜注齊地當在今山

東兗州府
東阿縣境
左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按宋萬已
誅則亂平矣而曰平之者定宋公之位也齊桓合諸侯自
此會始雖其創霸非純乎道者而周賴以延祚者數百年
故夫子大管仲之功而於此會獨書爵平宋亂則宋人即

宋公矣而與三國皆稱人三國本無足述人三國而後侯齊侯之意見耳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杜注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今兗州府甯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與濟南府

肥城縣接界陳氏深曰遂國舜之後

齊桓因遂人不曾北杏滅遂而成之未竟滅之也而書滅書人罪其強暴無禮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杜注濟北東阿齊之阿邑今兗州府東阿縣地

左傳盟于柯始及齊平也齊雖魯讎而齊襄已死桓非襄之子也敵怨不在後嗣况非讎人之子桓公志在合諸侯以安民親魯與盟自可從之故二公皆書爵

附解孔子取管仲之功而孟子卑管晏人多不明愚於孟子

恆解已詳茲再申言之周之立國與後世異自秦以下天下皆統於一尊周制天子治僅畿內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且世守之惟禮樂征伐宰於天子特以巡狩述職察其賢否而黜陟之聖人以至公待人謂天生民而立之司牧勿使失性但能如是則足矣非必自尊無二而後可然政權各秉疆土各固則易長驕淫久久勢不能無侵陵之弊春秋之衰衰由此也管仲相桓公合諸侯以戴周晉文繼之世世相沿主盟中夏天下猶知共主周室賴以繇延者數百年迨後韓趙魏三分晉室而秦乃鳴張故子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大管仲之功焉然特節取其長非謂為極善故又有器小
之歎孟子時天下襲富強之術以管晏為能爭地殘
害生民而求其如桓文者亦不可得故孟子斥之聖賢莫
非救民之意而時勢不同則立說亦異比而同之則非也
此年齊桓初合諸侯與魯盟柯夫子皆無貶詞與大管仲
之功意正相同先儒言齊桓不先告天子私合諸侯非禮
自是正論但列國不知尊王非一日矣諸侯即位不告天
子征伐會盟亦不由天子朝覲典廢齊桓亦然此是管仲
器小之故其合諸侯也意圖自強原非純乎尊周而拜天

僖三年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桓始合諸
侯即恃強滅遂何以服諸侯之心宋之背盟有由來矣不
自咎而合諸侯以伐之故稱人無論為諸侯為大夫皆貶
也若以為將卑師少故曰人則聖人其以動眾為貴乎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莊公

三十一

威申王禁截諸侯之橫暴亦可安一時之民生聖人維世
厲俗苟有片長即錄况功在生民安得不節取之也錄其
長亦明其罪如遂人不會即滅之書曰齊人深惡之矣夫
子何容心哉柯之盟公羊載曹沫劫桓公事齊取魯汶陽
田無考其事近於俠客春秋不書當存疑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蓋齊桓假王命以合諸侯事之近正者故書之

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荆即楚也其曰荆何狄之也蔡侯報怨滅息自取劫辱楚無道橫行皆非人類也故書荆入蔡均以夷斥之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鄆音絹鄆杜注衛地東郡鄆城今山東東昌府

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鄆城也

左傳會于鄆宋服故也宋因齊合諸國伐之而遂服亦改過之善也單伯王臣故序諸侯之上衛鄭不與伐宋而來會蓋以齊方合諸侯來從亦無可非者故皆書爵

附解左氏公羊書齊宋衛鄭而穀梁獨書單伯會齊侯鄭伯

曰復同會也上文伐宋竝無鄭伯何云復同會哉即衛亦不與伐宋此自是諸侯因請王臣下降而宋即服知齊桓志在靖亂喜而會之何乃妄云劉氏做謂單伯非王臣果爾則大夫而會諸侯夫子不應書於諸侯之上且此會是宋來會衛鄭亦來見王臣同會下文春齊乃又同諸侯會經文自明左氏不為誣也齊桓始會諸侯於北杏宋旋即

背盟齊桓知不假王命難以糾合故請王臣下降雖未嘗朝王而徒假王命本非有禮然志在安靖列邦夫子亦節取之蓋衰世不得已之思耳

僖王三年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傳春復會焉齊始霸也按是時齊桓以信約諸侯會而不盟諸侯亦信之直書其事而節取齊桓之意已見

夏夫人姜氏如齊

孫氏復曰齊侯既死文姜不安于魯故如齊愚按婦人父母沒無歸甯之禮齊桓因欲親魯故許其歸書文姜如齊刺魯莊齊桓失禮固已而醜文姜獸行有子不能自安敗節之恥亦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

郕公作兒

郕國名附庸于宋非小邾也蓋叛宋宋合齊邾伐之首宋主兵也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恃強以伐宋失而從之者可知矣故皆貶而稱人

鄭人侵宋

左傳鄭人閒之而侵宋愚按書以志鄭之狡也鄭為王畿大國當南北之衝齊方藉宋以合諸侯而鄭乘虛侵宋是以齊不能已于兵也

冬十月

附解莊公五年鄭黎來來朝前人以為即小邾則附庸於魯者也此年之鄭杜預謂為附庸于宋以宋仲幾曰鄭吾役

也證之杜氏之說可信不得謂為小邾前人混而為一非也文姜淫婦齊襄在時屢書其獸行今齊襄死而齊桓方圖霸莊公在位十餘年姜亦老矣尚多淫佚今書如齊所以病齊桓也婦人之誼父母沒不得歸甯從夫從子文姜為禽獸之行有子可從不安其室而求歸於齊齊桓何以許之哉蓋欲與魯親故聽之然而非禮也姜非人類聖人備書其如齊如莒見其無恥橫行亦由母家夫家縱之凡婦女不賢者其責全在父母及夫與子所以三從之義必明毋草草視也

僖十四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南北爭鄭于是始

左傳諸侯伐鄭宋故也愚按鄭突殺子儀入國齊桓不能請於天子明正其罪前年以其自來會苟且就之既兩與於會矣而又間宋侵之今為宋伐鄭不已未乎故皆稱人以輕之

秋荆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愚按是時楚浸強有憑陵中國之勢故藉小故以伐鄭斥書荆惡之書伐著其用眾非謂其可伐鄭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

盟于幽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滑杜注滑國河南緱氏縣今河南開封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故城

古滑國也幽杜注宋地當在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境

左傳同盟于幽鄭成也公羊傳同盟者同欲也胡氏安國曰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齊桓有合諸侯靖亂之心於鄭來服亦弗深究與諸國同盟相親睦聖人節取其已亂之心書曰同盟則同心相與可知矣而魯不久叛盟何耶書同盟而不書公見公之獨不同也

邾子克卒

此大邾也齊桓初合諸侯以弭兵邾子與焉於其卒而赴故書之

附解周制王畿之國僅有采地朝夕供職王朝其威權去外侯遠甚東遷以後諸侯漸多凌亂鄭莊挾天子以侵伐兼

并土地而國始大且偏近王室楚僻南秦僻西欲有事於東方必越王畿而鄭為要衝又國頗大故楚必爭鄭齊桓始興糾合諸侯而楚即伐鄭其覬覦之志可想鄭突不道法所當討也又問宋而伐之齊桓以其來服即不深究與之同盟于幽正欲藉之捍楚庶可合東諸侯耳夫子亦不罪其不討鄭突而書曰同盟蓋以鄭服而楚不能東出王室無恙東諸侯可以合邦交也厥後晉文繼起既於殺挫秦又服鄭以蔽楚東周賴以懸延者數百年故曰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世儒惟知聖人不尚霸功而不知所以與管

仲之意詳味經文則可以瞭如不然盟會何足貴而書法若此何耶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作瞻下同

所以執詹之故不可知必有不當執而執者故書人

夏齊人殲于遂

左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按齊恃強以滅遂而不知其臣民心不服也遂人殲齊人而曰齊人殲于遂著齊之不義言其自取也遂已亡而猶曰遂有復讎之臣即謂遂猶存可也故書遂若未滅然滅遂而成之今成人為遂所殲書之以為恃強虐小者之戒

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被執之實無考夫子書之必有不當執者而又書逃來則罪詹苟免竝著齊人以力服人人必不服之咎

冬多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麋澤獸多則不無害稼擾民故以異常為書

附解齊人執鄭詹左氏曰鄭不朝也然去年冬始盟于幽夫子書曰同則鄭服矣何緣不朝而執其臣公穀以詹為佞人亦無實據按齊桓初合諸侯而不知脩德行仁於不順者則伐之執之固所常有詹為鄭臣欺抑他國之人歟既不詳其事何以定其是非固當闕疑耳若謂詹即叔詹詹

與師叔堵叔為鄭之三良何以執之是未可信也至麋本
常物但澤居畏人多則有異舊史書之夫子仍之亦不必
曲為之說

惠元年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孫氏復曰不言朔不言日俱史失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戎來侵而但曰追之則戎方入境魯即覺之而逸故追之也善其有備故經書公追公穀非謬左氏非也

秋有螿

螿又作或

杜氏預曰螿短狐也含沙射人本草謂之射工洪範五行傳曰螿如鼈三足生于南越淫女惑亂之所生也張氏洽曰是時文姜為亂于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哀姜卒再成篡弑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胡氏安國曰魯所無也故以有書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鄆人嫁女于陳人結媵之以女因遂與齊宋盟蓋此時齊宋皆有伐魯之心結以私事至鄆遂以君命盟齊然大夫

惠三年

而盟諸侯又以私事出即有君命
無君命皆非也故詳書以責之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預曰非父母國而往書姦愚按即父母國親卒亦無歸甯之禮况異國乎直書其事而姜氏之淫縱莊公之不能防閑失俱見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魯背盟又納鄭詹齊以其黨鄭而將伐之公子結因媵女而與齊宋盟意將以緩寇也而齊不相信故合二國伐魯魯背盟有致寇之道故書伐齊不務德而以強勝故三國皆貶而稱人家氏鉉翁曰是歲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立子頹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是春秋所責也

附解公羊傳解公子結媵事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

以姪娣從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愚於紀叔姬及詩經江有汜篇辨之詳矣左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今公子結媵陳人之婦豈同姓乎凡同姓異姓相厚以女婢贈之名之為媵豈以姪娣又豈同姓始然諸侯一聘九女不再娶前亦辨之此事夫子書媵陳人遂盟齊宋著魯君臣無禮所以來齊宋之伐非為媵書也說經不得其大義而橫生枝節後人徒以古籍不敢輕議以致六經大意多為塵封愚是以不得不反復而詳辨之耳

惠王三年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姜氏比年如莒以肆其淫詳書之以示魯亂所由生為萬世夫不能制其妻子不能防閑其母者戒

夏齊大災

杜氏預曰來告以大故書天火曰災孫氏覺曰春秋之時皇極之道汨沒不叙而天下災異不可勝紀春秋但取其著者書之程氏端學曰人事不理則責見于天春秋書之使後世懼天威懼天威則謹人事矣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又嘗侵魯齊之伐之是也顧王室方有亂惠王出于鄭齊桓未匡王室而伐戎後其所先其所後故稱人以微其事

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家氏鉉翁曰自鄭突之入于櫟春秋益絕之矣後周惠王以子頹之亂出居于櫟諸侯勤王者獨鄭與虢厲公雖有篡國之罪亦有勤王之功是以春秋于其卒與葬而復錄之其說非也來赴故書耳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姜氏死其夫而不悛縱欲宣淫春秋屢書以惡之而于其薨從恆辭固臣子之道當然然著其獲令終見莊公縱母為非失人子之道寓焉所謂微而顯者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鄭突不義得國春秋所不取故於其納惠王之功不書而於其來赴卒葬諡爲厲者存之是時周室雖衰公議尙在臣子私諡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考也

附解王室子頽作亂王出居鄭衛燕助頽鄭虢殺頽納王皆事之大者史宜書之乃竟無有豈史佚之歟然左氏有傳則舊史固嘗書之而夫子刪之何也王奪爲國等田致諸人奉子頽作亂則王大失君道有以召之爲王諱故不書耳旣不書王之失則亦不可書鄭虢復王之前人謂鄭突雖篡有勤王之功故書卒與葬然篡逆大罪豈他功可贖且虢公同鄭納王虢公未嘗書而獨書鄭乎鄭虢

皆王畿諸侯平日未嘗有翼戴天子之實納王雖一節之長然不申明子頽之罪布告天下以正乾綱又不能責燕衛助亂之罪以告天下僅僅納王以爲己功王以復國爲幸亦不自正其綱賞酬鄭虢而已君臣俱以苟安爲志何足書耶且鄭伯因王獨與虢公以爵遂怨王後執王使豈誠知大義者乎故夫子略之也其鄭伯卒葬來赴卽書史之常例夫子因突諡爲厲名稱其實存而不削以見公論猶存突之不道倖而獲沒不能免後世之口誅非予之也凡是非正理苟人已明之聖人卽不更加論斷此因物付

二十有二年

爾

物而無成心之義若姜氏書薨書葬非特臣子之誼不得不存舊史也所以見如此婦人乃得善終由為其夫者無夫綱為其子者無子道故肆惡不悛而貽臭萬年姜之醜即其夫與子之醜人道蔑而倫理乖為千古羞用垂戒云

春王正月肆大眚

告所景反 公作省

孔氏穎達曰肆緩也眚過也謂大罪亦赦之也在魯當時必有故而赦不言其故而但曰肆大眚譏失刑也天以養人為心殺人者違天故人君奉天討罪非私也大眚而肆善良無辜為惡者逞非天意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之惡甚矣而書葬如恆辭在春秋為臣子之辭在莊公亦無貶母之道然婦人從夫之爵無諡之禮莊公生不能以禮防閑死乃為美諡以益其醜實以彰其失耳據事直書其失自見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音禦公 穀作禦

史記陳侯欲立其嬖姬之子欵而殺太子御寇左氏亦云太子然經不稱世子則御寇非世子矣如史記所云則御寇無罪何以書陳人殺不書世子蓋御寇有見殺之道乃書國人殺之而稱公子者世子即有罪非國人所殺也陳侯不能庇其子教其子其失皆見

夏五月

孫氏復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言夏五月者蓋五月之下有脫事耳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傒音奚

與盟者公也不言公諱之也公請昏于齊齊使高傒盟公其慢魯甚矣書以志齊之傲魯之辱皆非禮也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毛氏曰公已三十七歲矣而始娶乎齊欲結魯魯亦畏齊以此納歡是也公居喪納幣有黨氏夫人又再娶齊女其失禮莫大焉

附解眚災肆赦肇於虞舜聖人宥過而開其自新仁民之至也但殺人者死乃天理之常當死而赦之則為不義義所以行仁不義即不仁矣莊公不知何事而赦夫子書肆大眚以著其不義而後人由此知不可輕赦故觀春秋而知

周禮焉文姜書葬固臣子之誼然夫子之意實因其諛文而譏戒後人為臣為子者生當論道死不可欲益而彌彰也文為美諛姜之惡無不知之而豈諛之以文遂足掩飾乎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本讀去聲邢昺註然朱註改為平聲使天下人求名其誤甚大君子日日知非日日改過惟恐有愧於心不愜於理即不足為人負罪於天地父母豈因有名而然乎世人生則縱其欲死而求其名欲以欺人實不能欺為臣者不知以道事君於堯舜為子者不知誠身事親使其親為聖人每每阿意曲從長其

惡而毀其德死乃爲美名以榮之甚且求銘誄飾行狀欲以掩蓋而其失道之事顯著者受訕於人羣隱晦者貽禍於子孫終隨荒煙蔓草俱湮亦何益哉夫子卽文姜以戒人不取其頌親之意而病其陷親不義正欲使人成親之美當爲之於早也不誠乎身不能事其親言求誠之道豫則立不豫則廢義正如此陳人殺公子禦寇三傳不詳其事而史記云然以經文核之蓋不足信也公娶齊女前人多譏其忘親之讎亦未爲允在喪納幣又親納幣非禮是已至忘讎之說讎乃齊襄非齊桓也齊魯相婚非不可但

公已娶黨氏生子般是早有夫人矣以公年考之娶齊女時已三十七歲而始娶乎毛西河云公畏齊桓藉以納歡置孟任而再娶哀姜兩耦匹敵之最無禮者此一書而大小失禮竝見其後哀姜淫佚慶父篡弑皆釀於此殊爲有見孟任生子般及女公子事之可考者公直以畏齊媚齊又娶哀姜故夫子病之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凡書至皆爲告于廟也第莊公方居母喪娶女親往納幣以此告廟幽明之心何以安耶趙氏與權曰公踰年而後

反居喪告朔之禮俱廢聖人雖書之如常辭而其失自見矣

祭叔來聘

王氏葆曰祭采地叔字天子之下大夫也儻不以王命來則當以祭伯來之例書儻以王命來則當以天王使凡伯來聘之例書今但曰來聘見其假王命而私交也

夏公如齊觀社

左傳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愚案社常也有何可觀公蓋托此以如齊媚齊而要婚然越竟觀社非禮顯然故直書如齊觀社而其失已見

公至自齊

宗廟社稷諸侯所同有也以觀社為名而實窺齊女詳書其至深刺之也

荆人來聘

聘禮也而荆來聘則窺中國之心故不著其君臣而書人以略之或謂為進之者非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既親納幣又親至齊今又與齊侯會屢書以著公屈己求婚于齊本會也而託名曰遇子亦如史書之而書公及以見公之志在媚齊穀齊地書于穀則公往會以明

蕭叔朝公

公羊傳以為公在外而朝然未有以見其然也蕭附庸於魯朝常也書朝公病公也何病乎爾魯襲周公之舊非不可自立者而卑己依人故書以刺之

秋丹桓宮楹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黜聖大夫倉士黜丹楹非禮也案桓
薨于齊因文姜故今公又娶齊女至必朝廟公蓋不安於
心故飾其廟以媚桓夫子分兩事書之著其不知大
義欲求免于不孝而實以甚其不孝之罪為世戒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音戶扈杜注鄭地在滎
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縣

有扈城亭今河南開封府
原武縣西北扈亭是也

莊公無志不自脩而斤斤親齊屢至齊而齊始與婚今婚
定矣乃會而盟然哀姜不淑魯亂因之夫子詳悉書之以
見不自強而越禮以行禍
亂反因之為後世戒耳

附解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以夫人許之割臂盟

公始從公而生子般及女公子則孟任之為夫人久矣今
舍孟任而再婚於齊齊蓋因孟任故是以遲疑不許及公
再三往求必以孟任私合非正為詞齊始許之夫子不書
孟任而但書公屢至齊及會盟以彰公之失公欲藉此依
齊然通慶父殺子般皆哀姜所為聖人安得而不以戒世
哉若程子謂公為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
未及故莊公三十餘歲始娶夫人毛西河以為此事與文
姜無預蓋得其情事而以傳考之以情事揆之則程說自
不可從讀者其明辨焉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穀梁傳天子之桷斲之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愚案刻桷丹楹皆飾廟也而分書之義已見前若其僭禮之失猶其小者且穀所言天子諸侯大夫斲斲等不同經文無考且當闕之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常事也而書之者甚公且病公也

秋公至自齊

書至自齊義同前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不日至而曰入難辭不當入而入之也無禮胎禍夫子蓋深病焉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杜氏預曰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小君初至大夫執贄以見但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修莊公命男女同用幣以見故御孫諫之書見公溺於姜而昏於禮為後世鑒

大水

八月非水涸時蓋為災故書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蓋曹世子也嗣位未期年當稱子而但曰羈以其禦戎而出奔罪之也赤蓋亦曹公子乘亂而入書赤歸于羈奔

卷之二
之下赤之藉戎篡奪亦見矣但此事左氏無傳公穀支離姑從杜氏

郭公

案說文亡字从乙與公字相似故或以爲郭亡引齊桓之問郭亡父老以爲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然疑誤之事聖人闕焉則杜氏以爲闕誤者是也張氏溥曰或云春秋無郭國疑卽東虢也

附解盈世間事不過人情物理二端而天理爲之宰聖人制禮節文其太過不及而適合乎中正於理安於情順則五倫浹洽萬物和暢樂卽在其中矣常人縱其情逐於物不準天理但圖逞一時私心以爲娛悅而事後追思移時悔悟每每銜恨終身故曰不學禮無以立立者於理無失卽

於心無愧而凡事皆可成可久也莊公知父讎而不報知母惡而不閑半由畏齊之故是以桓公方立卽委曲求親其悖禮而行固由天理不擊而此心之良不能不內愧焉於哀姜之入丹楹刻桷男女同贄以覲其媚哀姜者皆所以畏齊也夫子疊書於冊其非刺不彰彰乎夫人孰無志但必本天理而行之志於正則莊敬日強剛大之氣日生志於邪則作僞日拙卑暗之氣日甚不學禮無以立爲其本天理之浩然養正大之心性非但規規於儀文斤斤循古衣冠也宗婦覲用幣及大水汪氏克寬云莊公以男女

同贊觀而致哀姜通共仲殺嗣君唐高宗百官命婦同宴
麟德殿而致武后淫毒移唐祚又曰莊公娶讎女而奢僭
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高宗立武后爲昭儀而萬年宮夜
大雨幾溺其天人感應之機焉可誣也其言雖亦可爲炯
鑒而未能及其本原也大道不過五倫五倫不正萬事瓦
裂且不保其身與家國豈待因災變而始惕然哉莊公忘
其父而怵於權力娶哀姜以媚齊希圖久安禍卽隨之太
宗殺其兄弟而納其弟婦惑於妖淫立武氏爲昭儀不孝
不友天大罰及之其始由一念之邪其繼貽子孫之害人

知恨之而不知正心敦倫當豫之於早也奚必以大水爲
異始可戒哉且水之大也亦事之常未必盡由天罰懷山
襄陵堯亦有何失德漢儒好言災異生出許多怪誕宋儒
以禍福爲諱而於災祥之理亦不能違言休咎往往入漢
儒之習不可不詳辨也曹羈出奔赤歸於曹左氏無傳公
穀荒謬惟杜預解較通今姑就之然不如闕疑爲妙郭公
的係闕疑正解已明不贅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音汝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莊公

七

惠壬年

左傳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先儒以為不名大夫賢之也不知女叔即其名也古人以叔為名者多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外君卒葬赴則書亦有赴而不必書者夫子削之衛朔書卒著其倖免於誅慨王綱之不立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月有食人君畏天變增修德伐鼓以助陽光以維陰魄用幣禮神此與下大水皆譏用牲之非也詳見附解

伯姬歸于杞

不書逆女省文也此為下文會伯姬伯姬來書故略其來逆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用牲非禮也于社于門詳書譏其無禮而擾攘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釋怨修好故書友公母弟故稱公子

附解聘問邦交之常而春秋有事相求以勢相屈乃聘夫子或書或不書皆有故焉陳曾伐魯今使來聘則修好也公子友報之亦禮也夫子書以與之何必多為之解他國之君卒葬來赴則書或止赴卒而不赴葬史亦不書即舊史有竝書者夫子以其無關大要亦不書矣衛朔逆王命而僥倖死牖下聖人所深惡故舊史或衛朔卒葬皆書夫子第書其卒而不書其葬以寓刺焉日月經道緯道俱同則

相掩而食本天道之常而聖人必爲救護之禮者欲人畏
天命謹自修恐謫見於天而然敬慎之道也日陽精月陰
精天地之大功用而陰陽互宅生化以成非陽自陽而陰
自陰陰陽本無偏勝故天地萬古而不毀有傷之者而乃
變矣火土之餘氣干犯陰陽偶爾有食然日月乃天地之
精陰陽卽太極之體豈因氛祲而卽不能如常聖人敬天
克己則禮當然耳伐鼓者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
間陽微陰弱有不正之氣入焉以鼓振動宣揚之用幣告
神則寅恭祈禳之意若用牲何所取義哉祭祀用牲前人

未嘗言其故愚於禮記郊特牲明之茲不贅三傳所言用
牲伐鼓區區以於彼於此爲得失非聖人之意也伯姬者
莊公之女公事父母均不得其道尙何能以禮施於子女
書伯姬之事著公溺愛其女亦不如禮合其事父母觀之
見公無以修身正家子般弑哀姜淫國因以亂其由來非
偶爲世戒也不然歸女常也安能悉書聖人不外於人情
物理但皆以天理權衡之非如常人私心偏見耳夫子曰
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見諸實事乃作春秋故春秋所書卽
夫子行事規模所在不可以臆見妄爲之說也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公羊無春字

戎嘗侵魯公伐之攘夷以安國正也故書伐無貶詞

夏公至自伐戎

告廟故書亦以見伐戎之無過也

曹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或其人有罪而亦病其君也君臣一體使臣以禮必不可赦而後罰之大夫或命于天子或命于其君無可專殺之禮其大夫不名或非一人否則史失之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

國也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北入十里有徐城相傳為徐偃王所築韓氏愈曰徐與秦俱出伯翳為嬴姓子爵也書人蓋宋齊之臣也公以徐近魯而為害故親會伐之以公為主故宋齊以爵序而人其臣徐戎為魯患久矣伐之以安邊故無貶詞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附解伐戎伐徐皆無貶詞何也徐戎久為魯患伯禽在喪而伐之夫子錄費誓以其受命為方伯攘夷安國分所當也詩美僖公遂荒大東亦以徐戎為患最大伐者討有罪之詞必請命於天子而此戎徐則當伐者故亦書其伐焉曹殺其大夫事不可考不書名或史逸之或本無之俱無徵

公穀妄爲之說不可從也

二十有七年

惠三十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徒刀反洮杜注魯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南五十里有洮城亦作桃城水經

注云桃城亦曰姚城

因姚墟而得名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首敘齊侯以齊主盟也胡氏安國曰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書同盟此盟諸侯服齊而同盟蓋桓不迫諸侯以相服至是而同欲焉視他盟爲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愚按人臣無私交諸侯無會葬大夫之禮友之行蓋請于公而公命之故書於策然係季友之私情即公有命亦非也公從之亦非也故聖人書以示戒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甯也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甯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愚按歸甯禮也何以書與春會于洮下杞伯來朝並書使人合觀之而見不如禮制皆私情相徇之故爲世戒耳聖人制禮以節情男女夫婦九人倫之本故謹書之

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莒慶者何莒大夫也大夫越竟逆女非禮胡氏安國曰諸侯嫁女于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

諸侯相朝禮也但杞未聞朝王而朝魯且前伯姬會于洮又復來魯今杞伯來朝則以姻誼効殷勤耳說見上文公會齊侯于城濮

左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頽也不書王命齊而但書公會齊侯者王失禮於臣召亂又不布告諸侯引咎而命諸侯討之今事已定猶不自黜衛侯僅命齊伐之君綱靡矣故諱之而但書公會公因王命從齊於禮為正故與齊皆書爵

附解道在人倫男女皆子也恩誼宜無弗同但先有父母而後有身以及子女則孝為大原雖慈於子亦孝也而必先孝於親如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人情所在即天性之良不得以為非也子妻公冶南容門

人特記之固以為愛女之法春秋倫理多舛矣夫子即事以明理於伯姬叔姬歸紀詳書始終於莊公女伯姬叔姬亦書之然文同而義不同不可不知也紀伯姬叔姬始終於紀經亂離而不易其度故書以賢之莊公忘父之讎縱母之惡子道大虧而於己女則私誼拳拳故書以刺之蓋瑣事也而人倫之誼所關故存而不削非漫然也

惠至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傳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愚按齊既奉命伐衛乃取賂而還則非天討矣故貶而書人衛人

不引罪自責抗王命而拒齊師故書及

齊戰稱人以罪之公穀皆妄不可從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

瑱素果反

邾赴故書

秋荆伐鄭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愚按王畿之國楚伐之蔑周矣故書荆以夷之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傳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夫人斥其不尋仇讎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救災恤鄰義也故書救善之齊宋書人益其臣也公佐齊救患會之無貶辭

冬築鄆

鄆芒悲反杜注魯下邑公穀皆作微京相璠曰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今山東兗州府東

平州西有微鄉城

鄆魯邑築之故不可考周之冬夏八九十月也與下大無麥禾並書所以著不恤民之失

大無麥禾

周之冬月夏八九十麥熟于夏禾成在秋大無則歲荒矣書以見前築鄆之非

臧孫辰告糴于齊

上文書無麥禾而不言饑所以著莊公之失政有以召之不以爲天災也不曰臧孫辰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劉氏做所謂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則其情急也告糴雖禮而失政致饑則足病也故書以示戒

附解凡事有即其事而見得失者亦有合前後而觀之乃見得失者事理然聖人之褒貶亦何獨不然齊桓奉王命伐

衛正也公會齊侯伐衛亦正也乃今伐衛而魯不與則公之慢矣齊奉命伐衛而受賂遂還其不臣尤甚焉子頽之亂齊桓衰如充耳已非及受王命又如此苟且則書人以罪之豈不情餘於詞乎衛不服罪而竟抗命戰齊無道已極楚欲憑陵諸夏必經鄭國鄭在王畿且楚入中國要衝故救鄭爲可取築郟或以備敵或僅求完固凡城邑修葺亦立國之常但年饑而用民力則不可故書之耳左氏云有宗廟曰都無曰邑築邑無書以示戒者非也諸侯宗廟何以在邑殊爲曲說合下文無麥禾告糴竝觀則此書築

郟之義自明矣左氏以告糴爲禮不錯饑饉國所時有雖備豫有方亦難免堯湯水旱之憂夫子非譏告糴譏築郟而又告糴耳凡此皆合前後觀之經義自明者

惠
三十
年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廼廡

三傳皆言不時而公穀尤勝公羊曰凶年不修穀梁曰民勤於力則功築宰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告糴之年而新廡故譏若左氏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非經之意

夏鄭人侵許

鄭莊滅許分許地使許叔居許東偏莊公卒其子爭國許叔入許夫子書之是許亡而復存也今又侵許非欺陵之

乎故書人

以刺之

秋有蜚味反羅氏願曰負蟻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清且集稻土食

御案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燻稻使不蕃又獸名非此蜚

則異也能使稻不蕃則災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伯姬之姊也紀亡叔姬守節義故

賢而書其卒繫之以紀紀雖亡而榮矣

城諸及防

周十二月今十月城二邑時也而猶書者吳氏澂曰亟興

土功而亟書之不繫乎時與不時皆貶也前年冬築郟大

饑而告糴此年春新延廡于是又城諸及防豈不

為亟而書之乎劉氏敞曰言及先諸而後防也

附解新延廡城諸及防皆蒙上年告糴而書之也年饑告糴廡非急務何必新之城諸及防時矣而亦書者以其一時而興二役即年足亦不宜耳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言角亢二星晨見東方農事既畢可預備土功之事

夏九月也火見而致用謂心星次於角亢可備材木等物

水水星也夏之十月定星昏時見於南方可栽板築故曰

水昏正而栽日至冬至也冬至日南至則土功可畢左氏

以夫子為書時然合上文觀之自是書其輕用民力不然

何以時而書耶書紀叔姬卒賢叔姬而存紀紀已亡而若

惠手三年

未亡其故由紀季以鄆存祀所謂權而不失其正者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無師字

穀梁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不言公恥不能救鄆也

秋七月齊人降鄆

降戶江反鄆音章鄆杜注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今東平州六十里有鄆

城集即鄆故城也

胡氏安國曰降者脅服之辭罪齊也蘇氏轅曰鄆紀之附庸齊人力降之復為附庸故不言滅紀已入齊鄆無所附故不言取萬氏孝恭曰以齊桓之賢嘗有存亡繼絕之功得鄆地不足以為廣竝鄆眾不足以為強乃必降而有之

使紀之土地人民無復了遺聖人所以書降鄆而深致其誅貶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叔姬紀季妻耳此何以書葬賢叔姬也紀亡姬不歸宗國而歸鄆所謂秉節守義不睽婦道者也故繫之于紀而錄其卒葬為後世勸復繫之紀不許齊得滅紀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救日用牲非禮也義見前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濟子禮反魯濟杜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按左

傳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山戎險遠齊桓欲伐之而與魯謀魯蓋不可齊桓因亦不親行而但命將往過其犯燕也

齊人伐山戎

按外傳齊伐山戎在伐楚之後而史記則以為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因之先儒紛紛異論於經書人之意不決愚按戎與燕隣蓋時相侵擾告齊齊與魯謀伐之以其險遠中止但使將往遏其犯燕故書人戎可伐故書伐也詳見附解

附解齊人伐山戎論者不一左氏於公遇齊侯曰謀伐山戎是也史記載齊侯伐山戎是僖公十年事而讀者誤以為即此次伐戎故來諸儒之異論夫戎非一也以四方統言之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若渾言之則狄亦曰戎戎亦曰夷經文明言山戎山戎者山右之戎也戎即周獫狁漢匈

奴緜亘西北種類甚多中國不能知其詳則概呼曰獫狁匈奴春秋書戎狄皆其類也燕與戎隣平日犯境侵掠蓋所常有燕苦之告於齊齊約魯同伐之魯以為難齊亦難之故中止而齊但使將領兵往察看情形禁其暴掠而果挫戎矣書曰齊人非齊侯親行也攘外安內為禮故書曰伐厥後戎益橫暴燕益受惠故齊侯親伐之前人有言同一伐戎也僖十年書齊侯此書齊人謂書人為貶則後伐戎何以又書齊侯不知其非一時事且不知此次伐戎齊侯未親行也以伐戎前後證之其義自明若將卑師少書

惠至十四年

人之說前人腐見不可據以詰經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國有靈臺以候雲物察氛祥去國而築臺于郎不緣占候是特游觀之所耳又春而爲之故書以刺

夏四月薛伯卒

俞氏皋曰不日不名闕文也御案薛稱伯時王所黜也

築臺于薛

薛杜注魯地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義與築臺于郎同此書之以見莊公之志荒矣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愚按齊初與魯謀伐戎已而中止命將伐之竟挫戎而靖燕使來獻捷亦人情也夫子書之錄其攘外之功故書爵與上年書伐意同非貶也詳見附

秋築臺于秦

秦杜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今在山東東昌府范縣南三里莊公一歲三築臺疲民甚矣

冬不雨

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書冬不雨蓋三月皆不雨爲災故書且以見上交公一年而三築臺病民傷天和也

附解齊侯獻戎捷左氏曰非禮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其言是矣而人多

春秋左傳卷二
誤解諸侯相遺俘句遂謂齊來獻捷非禮不可不辨之天
子有道諸侯賓服四夷不靖以天子命伐之捷則歸功天
子若中國諸侯有不靖者奉王命伐之則不獻捷何也不
以諸侯儕於四夷厚也今齊侯獻戎捷非獻諸侯之捷則
不得以諸侯不相遺俘之禮罪之惟不獻捷於王而獻捷
於魯是其失禮然是時天下騷然天子尙不能正諸侯安
能正夷狄齊侯志在匡亂燕告戎患自以兵伐之因曾與
魯謀伐戎故獻戎捷於魯亦是邦交之常無大害義者也
其不請命天子則積習相沿安於無禮此時天子微弱不

特諸侯妄爲戎狄亦乘機侵侮如楚盡諸姬狄滅衛邢等
是若再無人救患更將胡底夫子故節錄之書齊侯之爵
卽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意若不秉命天子亦姑弗深
究蓋救弊扶衰不得已之志耳然古今事勢不同切勿因
春秋所書概以相量今備論之周制中原僅今北五省地
其他皆羈縻之而已江漢爲王化所基齒於蠻荒庸蜀從
牧野之師置之化外豈不屑哉井田不可概施禮樂亦難
周及六德六行六藝惟施諸中夏而其餘不驟強之聽其
自爲君長漸摩訓導聖人之仁亦以當時四裔少跳梁多

愚樸也後世則不然楚蜀吳越黔滇皆為中土山陬海隅且皆臣僕而非非常之材亦不擇地而生於此而猶曰安中國攘四夷是為不知時務坐井觀天矣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太息於諸夏之無君孟子以舜文為東西夷曷嘗謂中國始有聖賢哉夷夏之分在乎天理有理則夏無理則夷宋人苦於遼夏故著書立說多嚴華夏而不知聖人非斥四夷斥其悖理焉耳春秋之世王室雖微文武之道未墜夫子恐其入而亂之後世中國而紊天常天亦棄之尚區區斥夷狄豈非貿貿我

朝龍興長白撫有萬方未得中華以前荒裔絕域均已來王既正位中國六合內外無不沾沐生成故輿圖之廣為前代所弗及此經所書伐戎伐狄等事僅為紙上陳言學者不可不知也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小穀范甯曰魯地孫明復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薛氏季宣曰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平歲猶不可况荐饑而輕用民力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北

梁北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今山東兗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北

山山南有梁北城

惠三十四年

左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北愚按首宋者以宋先請見齊也齊不自恃而謙以下人不為煩擾故從其實而書遇以與之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于叔牙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信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愚按牙本季友所酖而如常書卒者為季子諱也何以諱牙將助慶父為亂友為國而酖之不絕其後陸氏淳所謂恩義俱立變而得中也夫子書其卒若自死者然如季子之意而賢之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傳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愚按路寢正寢公薨于是得正也而季友酖牙之功可知矣子般卒不書賊為內諱也在喪故稱子

公子慶父如齊

按左傳子般被弑季友奔陳蓋懼為慶父害也立閔公則國人立之非慶父立之慶父如齊蓋恐齊知其情見討如齊自明為詭言以欺齊耳故齊侯使仲孫來覘魯慶父得以晏然歸魯又弑閔公夫子書慶父如齊罪齊侯庇賊也狄伐邢杜氏預曰邢姬姓周公之後在廣平襄國間張氏洽曰以伐書著其強也

附解爲國諱惡臣子之誼也第史以傳信又不可不明正是
非卽夫子書魯亂可知矣但此事左氏得失參半當分別
觀之慶父藉哀姜欲自立國人益未附之也助之者惟公
子牙季友於莊公病時假君命以酖之而慶父勢孤矣立
閔公者國人而左氏云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故齊人
立之魯非齊屬國子般卒時齊侯豈遽知魯事哀姜欲立
共仲必不以閔公告齊旣不告齊齊何遽越國而爲魯立
君魯固秉禮當國內無主魯臣無一謀臣必待齊侯而後
立君所謂秉禮者安在閔公非慶父所立故公會齊侯慶

父不與而公且請復季友若果齊人立公慶父能專權立
公則會於落姑慶父必從亦不請復季友矣惟國人立公
慶父不得立又恐己惡敗露齊或來討故如齊自解說以
欺齊侯齊侯未知其實故仲孫湫來省難而慶父仍晏然
歸魯恃齊自固不久又弑閔公夫子書慶父如齊於子般
卒下則般卒而閔公卽立非由齊侯可知卽齊侯爲慶父
所欺不遽恤魯之故亦明此經文之明明可考者惟閔公
之立非由慶父故旋卽弑公其弑閔也亦如弑子般故智
假手於人然而國人彌不服可知矣此時季友奉僖公奔

陳慶父與夫人宜無所顧忌可以自立而夫人乃孫于邾
慶父亦奔于莒何也國人知其藉哀姜以行惡共謀討罪
故雖季友已出而慶父與夫人懼禍外奔此亦事勢之顯
然卽經可見者左氏不記魯諸臣而但書立閔公又以爲
齊人立之則經文晦矣公會齊侯及請季友非八歲孩童
所能備知其必賢臣左右之可想夫子諱國惡而明是非
書慶父如齊於子般卒下則慶父之弑逆明書公會齊侯
季子來歸則魯多君子維持定亂之績著不書公薨之地
書姜氏孫邾慶父奔莒於公薨下則公薨由夫人慶父可

識左氏乃不詳記諸臣而但記慶父子牙季友似魯國之
大竟無一人止慶父弟兄或臧或否擾擾於其間當由三
家專魯史臣避忌惟書其先人而左氏仍之故至此歟今
以經定傳庶聖人用心之密以昭明者必共諒之夫史書
傳信詳略固宜允當如或失宜則賢者湮沒不彰奸人倖
免筆伐豈非大咎故愚於三傳必詳求其是非也

閔公

魯世家閔公名開莊公之
子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惠十六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卽位慶父弒君假手圍人賊未討惡未彰國無主國
人立公荒亂之際公立既非王命又非莊公遺命則不容
如常書矣非有
不足於閔公

齊人救邢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胡氏安國
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愚按救固善矣而桓不量狄
之強但命將以往馴至于狄又入衛則善而未盡善也故
書人以少之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葬莊公亂故是以緩慶父未正罪而書葬莊公則
閔公之立無可訾而前人云不討賊不書葬者非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

界

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是時公甫八齡而會齊侯請季友非魯有賢臣安能若是
也故夫子書公及以美之者

季子來歸

三傳皆言稱季子嘉之賢之喜之是也不書其出而書其
歸賢其來歸則其出為不得已可知也人臣遇難非必以
捐軀為賢善全君國亦無害於
其身夫子於季益深嘉之也

冬齊仲孫來

左傳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
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
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
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

務甯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不稱齊侯使仲孫以齊侯有取魯之心不予其恤魯難也仲孫言魯秉周禮諫齊侯甯魯難故嘉之而不書名曰來喜其來也一言而本國之君免于不義魯免於危亡故喜之

附解齊侯聞魯難不亟恤而安之使仲孫湫來省難且曰魯可取乎則其不義甚矣仲孫言魯秉周禮未可動先遏其覬覦之心乃導其君務甯魯難而親之且以秉禮為詞止君之欲非知禮者何以能為此言仲孫一言既使其君免於不義又使季孫得以歸魯定亂故夫子賢之而前人猶有非之者何耶晉曲沃桓叔之後篡晉以賂請得為諸侯

夫子於詩無衣椒聊諸什以明其不臣而春秋凡曲沃侵伐晉國諸事左氏備詳夫子獨一概弗書則惡之之意尤見是年晉侯作二軍滅耿霍魏皆不書而左氏載卜偃占畢萬之後必大又於與桓叔初生命名侈陳占義殊為大失聖人之意夫忠孝者天地之常經臣子之大防導之以禮猶恐其踰而因命名初封卽卜其後必大拘信術數啟亂臣賊子不良之心因之後人誤信小術往往干名犯義皆左氏導之也

惠十七年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杜注國名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即陽國也

陽無考遷陽之故亦無傳書人書遷則其恃強擅遷之罪明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四時之祭夏曰禘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命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合羣廟之主而以周公為始祖實與天子之禘祭異魯後襲用之以其儀文特盛遂僭及于羣廟此所謂禘也莊公之喪未三年而遽用吉禮禘焉非也公羊曰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子武闔公羊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胡氏安國曰魯史舊文必以直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

實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孫音遜

此時慶父與夫人齊蓋已知之故夫人不敢歸齊而奔邾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按哀姜通于慶父欲立之慶父弑君哀姜與知之則二人誠賊矣哀姜亦見誅于齊春秋連文直書其事二人弑逆之迹以彰其不去姜氏者明其本齊女而有罪不敢歸齊書孫于邾賤之也書慶父出奔莒而不書其歸及卒者病魯人之失賊也稱公子者正名分以誅其淫逆之罪

冬齊高子來盟

齊侯使高子來靖難不言齊侯使不名賢高子也齊侯非誠能恤鄰匡亂者仲孫來而歸導君以甯魯難高子來而與魯人盟立僖公竝賢之以為人臣引君當道之法不書與何人盟魯臣也不勝書且不告天子臣下私盟立君亦不必書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狄滅衛而不書滅者汪氏克寬謂不有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滅其祭祀也然衛侯不君有自取之道故書入以見其國無人焉其所以致滅之由則非一朝先儒謂淫亂之禍不篡則滅可為後鑒信矣然父子罪不相及夫子自以懿公不君致狄來如入無人之境為世戒耳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按鄭伯本欲棄高克耳然進退人臣不以禮而委以師旅聽其離散故聖人書棄其師以深罪之

附解禘有大禘時禘四時之祭夏曰禘以帝出乎震至夏長養之恩始宏乘權馭世之象故名曰禘周公制禮既定始祖不祧之典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五年祀之合羣廟之主於太廟共享如生存合族歡聚不分遠近歸於一本之意惟天子功德極隆乃能通於始祖以上禘祭而名曰大禘明其非常人所能也故禮曰不王不禘諸侯以下五年

亦禘祭然及其太祖而已不得祀始祖所自出亦不得稱
爲禘大夫廟止於三則無合祭祖考之禮然若有君恩家
慶之事請於君亦許禘祭但及其高祖而止故曰有大事
請於其君干禘及其高祖干求也本不得禘求君命爲之
故曰干禮記大傳言禘禮甚明而先儒紛紛異論疏矣又
前人相沿譏魯禘非禮亦未解孔子之言孔子曰魯之郊
禘非禮也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也天子祭天地諸侯
祭社稷國語云二王之後得祀天地三辰杞宋賓王周天
子許修其禮物以存禹湯之政故得郊祀禹契成王念周

公勳勞命魯於周公廟每歲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六月夏之六月周以子月爲年節朝賀晏息而民事仍用
夏時故經傳往往仍以夏令爲言夏時祭本名禘今命魯
於時禘時亦合羣廟之主於周公廟祭之雖名爲禘而實
非大禘但合祭耳其許用天子禮樂非竟同周天子之禮
蓋雜用夏殷天子禮樂其或有同於周天子者皆減省之
禮記明堂位所載明明可考成王曷嘗以天子禮樂賜伯
禽伯禽亦冒昧而妄受哉成王以周公有大勳擬之於杞
宋然惟周公廟得行之其後魯子孫因其禮隆盛竝羣廟

亦行之夫子所以言其非禮而以杞宋祀禹契爲言焉其
僭郊也亦非僭郊天之禮也周公制禮以后稷爲稷神爲
其粒食生民功可配天凡郊而祈穀必祀稷魯以周公廟
用盛禮后稷爲周始祖亦用盛禮故於祈穀之郊亦以周
公廟之禮樂享之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誇耀其祖
德配於天鄙人之見也而其實亦止郊祀后稷耳家語夫
子對定公亦言魯郊非郊上帝諸儒何不察之此吉禘卽
時禘也莊公喪未三年因禘祭合羣廟之主於周公廟禮
儀特甚故不待喪畢卽以莊公入焉居喪而行吉禮又以

春禘禮祀莊公夫子故書以譏之禘義愚於論語或問禘章
已詳恐人不及參考今又贅言之齊高子來盟不書齊侯
而書高子爲人臣成君之美者功也陳善閉邪臣子之誼
非可一槪唯唯而行齊桓於魯亂置之可輕可重之間原
未介意因仲孫高子來而始靖魯亂使君無過而且有功
可以爲法故子書以美之不書立僖公不與齊臣得擅立
君之權也詳見下章

